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五

宋 宋祁 撰

序

大樂圖義序

案崇文總日祁著大樂圖義上下二卷當在景祐時上

臣聞至樂之作也本于天理藏于人心天理難乎象見
故推數以成律呂人心易以假物故探和以寫金石音
之所比曰曲聲之所集曰音細大得所曰平驕僭不入

曰治然後詩以文之舞以動之歌以長之盛薦上帝升
配祖考邦國以和神人以諧疵癘不作陰陽來躋君子
得其道小人得其欲樂之時義其至矣哉昔聖人之制
作也以律呂造夫婦之樂宮商合君臣之義埙篪寄伯
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思舞綴以觀勞逸宮軒以等貴
賤非為娛于耳目取玩于性情自周衰去聖世變風移
玩其所以為音略其所以為義去易良之轍逝回遁之
波或窕或樛或流或湏宋鄭緣隙桑濮增華新樂遂興

而至樂隱矣是以宣尼皇皇表于云乎之嘆子夏勤勤
納其非聽之說而後新聲盛于漢世雜謠謹于江左成
器亂于隋簾吳曲併于唐歌國教相沿民心積習但聞
悲憊之尚不見雅頌之全是故衆邪勝正羣雕散樸而
人不可與言樂矣夫古樂今樂大畧可詳古之樂也攷
中聲而求之迭主均以生之故黃鍾九寸而為律本其
為聲也高不凌下不犯從容舒散清明博大隱然常有
法度而得節奏之中故聽之者樂不及蕩過不至哀今

之樂也大則倍之使不及聽小則促之務以為玩濁外
飲濁清表增清故其為聲也或震蕩或噍殺去本律犯
他聲繁錯曲折以為要眇蕩然無有法度可畏故聽之
者廣則容奸狹則思欲驕極而侈隨溺終而哀來其不
可也如是夫天地之合自有中和之境以寓大樂不至
者堙鬱亂國之音過之者悲哀亡國之音是以聖人之
常據中以御兩端故過色縵聲無自入焉諒非不世出
之主甚盛德之君疇能上懷千古以示來裔皇帝陛下

丕紹景歷勤經大猷百度交修九歌惟叙因太常署周
王樸所製律準遂推正聲別製新曲出入韶勺軌度英
莖被之弦匏弦匏以協移之蕭箏簫簫以調發而不散
幽而不密德全而文縟氣盛而化神太和薰然四極爰
臻而有司孤陋無京房荀勗文收孝孫之學不足以奉
承盛聽觀海靡涯步天無階口誦耳剽尚所未暇又况
敢望清光助萬分哉然乃知前聖後聖未嘗不垂意于
成功留神于作樂因律以本萬事即音以平八風蓋樂

樂所自成明有制也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作樂之本
非律不生非聲不協非音不寫非均不諧而史氏樂家
所傳至廣聯細圖秘廣內或未接帝覽或有煩書程紛
綸歲蕤弗獲其要臣竊不自揆輒推本前人六律五聲
八音七均之說及三大禘所用之樂古今宮縣升歌之
異上列為圖後詁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釐補者更
為雜論七篇附焉總目曰大樂圖義析其卷為上下惟
歌舞于律呂差遠故不著于篇臣又聞先民有言知而

復知是為重知陛下攸總聰睿膂合天德樂之元本已
知之矣而臣重以為言者乃惓惓于効忠亦思不出位
以備裨官之一說云爾淺聞孤學懼不足采謹上

登科記序

真宗即位之八年匈奴寇河朔既而遼鄙入保民屋始
騷赤白之囊狎至于宰府烽燧之火幾照于甘泉則齊
趙北邊蕭然苦兵矣于時帝怒有赫天威遐震矯成周
之中策黜灞上之兒戲親紆宸御以見武節至仁由是

無敵有嘉于焉折首一戎大定六羸遁去方見鑄劍戟之器以復九農納虎豹之皮講其五利渙焉大號民見胥悅而天子憫黎元之重困懼俊選之猶鬱特詔大河之北別從多士之貢深詔方國妙覈真偽于是衛多君子賁然來思燕固奇士此焉游處時則有若狀元蔡公負卓越之志偶隆美之運哀然舉首揚于王庭天不違顏肅陳其下拜手之所蠲竝會于餘地削牘程奏上心嘉歎見主父而何晚擢平津于第一自公而下預選者

纔十有三人儒者以是榮之才難不其然矣雖周人諗
王國之盛文皇發吾穀之嘆疇以加之而公美魚汕之
得賢遘菁莪之樂育罄夫感遇形于論著乃次登科以
來聖製表謝及奏御辭賦諸公詩筆凡若干章總題曰
登龍記先之以製詔尊君命也次之以賦頌歸臣美也
雜之以表奏思報上也終之以詩筆王澤盛而頌聲作
也觀是深旨足以知公之志焉惟公深博有謀惠訓不
倦善斷也如竹迎刃而解善教也若草望風而偃平居

感慨常自比管樂臨事忠藎必思致堯舜不好延譽自
結明主故處身也高明無內熱之誚歷官也私室乏謝
恩之所好尚儒雅而敏于吏事不為章句而得其體要
凡所譔述必究遠大成雖少選沛若緒餘信猶夫吳王
金錢乃往往有之楚國雲夢特小小者耳夫器之博者
無近用羹之太者有遺味故公之所著直取其切與夫
彫章縟采不周于用者將有間矣議者謂公奮英挺取
殊級探天下之深志訓天下之方動使得其位雖式百

辟理乃事可也豈一臺即可盡其用哉某謬為公之知
為日已久零丁孤苦辱注然而見矜空伺顓蒙已瞠乎
而在後每勵駑蹇冀酬題齒頃因假日得公前所著書
惜其事美隆平當時名未白著爰叙本末以冠篇首噫
得人為盛當知天下之奇才垂美方來信是傳中之嘉
事博雅君子其有取焉

送張端公轉運兩浙序

國朝析揚州具區之地為二漭以建行臺北滙三江東

引五湖而注之海盡滌分也地殖稻魚山採鉛銅熬鹽
賦薈錯出珍貝飛艫長帆以輸都藏號令經營天下之
甲故漕局兼按必難其人歲在庚午夏四月清河張君
冠柱後惠文以二千石持節領使東南之利得盡商之
初君以粹和文明夷靖強立毅然聲采出諸公間培風
覽德遂遷鸛鷺乘傳蜀道也按猷平允除繳繞之禁屬
城畏之佐治天邑也精力靡監邇密靖之風都人宜之
話言藝極優為沛力堅金所昵而羣躁就制大刀所奏

而衆繁洞分惟二宮亦知其能故淑旂赤裳倚君為重
噫君又將推二方之善政化吳粵之細民檢其美沒駸
之忠厚底慎財求推明章程福利便民振淹糾慝緩閣
更賦悅息夫家將使一方之人和聲善氣韻為景風蒸
為甘濡予知夫誅求辜權權譎一切之政自君革焉齋
刀啟行朱芾在股行矣強飯企乎令聲公卿有缺予又
將見君之入也謹序

南陽集序

曩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雘而采然恨未見其多躋醴亟醕聞雅音不竟曲其嘆于願也後四十年予為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淳化中貢進士未試

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閔
暮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
方而不徹天子賚恨太宵與化而蟬報享之昧昧使仁
鄙一歸于數可勝歎哉殿中曰君既知吾祖請遂冠篇
以信于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巧奇
博于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
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
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謝一家者歟惜壽奪其壯不克

廣取而究述寧天子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慶址復有名
于時為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于身而大于後者身雖
沒其言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尚無憾云

送薛嘉魚序

昔孔門第十哲之行及其敘政事則先文學而後三科
班氏稱西京之賢至于列循吏則次儒林而為傳乃知
決科者必深達國體執政者當輔以經術故廣位求士
無取有名炎漢決獄專附古義用能使遐邇輸嚮驅躋

仁壽之域中外僉屬財成義理之文行之維艱兼之則
寡非夫詳延博達之士精白廉茂之行誕彰凝猷秀出
人表安可宣深厚之訓明以諭下樹尤異之績轉而上
聞者哉河東薛君稟淑茂之姿生孝謹之族粹性中積
道文外發弄翰弱冠乃卓犖而觀書游刃三年遂躊躇
而滿志休譽隆洽僞聲流聞既而拔藻紫庭飛英文陛
天子嘉危言之策喜于同時羣公欽未至之名居之右
席乃命以位出彰其材試清秩于芸局奉成規于縣道

惟君天資謹厚而敏于吏事政經嚴備而飾以儒雅按
讞之際多所平反筆硯之間皆有方畧乃至健訟連搆
巧詆成姦捕逮紛紜充曹而牒府牒訴慳惓置坐以裝
懷食肉未能遠謀歷政號為難治加以山澤出納之計
米鹽調發之勞抗敝既深註誤增劇簡書旁午按劾而
靡遑簿領相仍沈迷而未破君必發摘囊橐刺取是非
思若有神心無留義解盤牙于餘地析臧否于片言吏
不敢欺民是以息先是君之任茶陵也故外制陳公以

史閣之職領漕運之權益召高材坐鎮雅俗始聞君之
治迹深所嘉尚以為當世之少雙及見君之行事又條
于屬郡以為治行之第一特發山公之密啟以竚漢皇
之增秩速考績于三載且奏課于十銓式奉絲綸之言
再蒞子男之邑驥子絕足宜顧景于中原鯤魚揚波猶
暴鬐于碣石而君深達大觀雅量不傾增修素風清議
益注豈銜幣千數方朔無自薦之言屬和數人宋玉有
彌高之嘆當淹速之由命寧地勢之使然乎秋八月理

棹大江揚舲明發諸生供帳賦漢客之驪歌彩服調甘
奉魯侯之壽母施于有政何樂胥多見夫十室之民將
受其賜百城之長拱以蒙成當使蒲邑駐車善三稱而
未盡齊人易俗政五月而有成自餘恢明道網激昂盛
世奉行無故祛滕薛之煩坦懷至公無樽俎之越朝有
好爵官無費留勉揚令聲用速殊命謹序以為送

送刁君績序

建木百尋不殖培塿明璣千琲必產溟渤賢人君子出

于代家冠冑亦猶是焉君績十九郎生于慶門不習紈
袴而天與之器道資之粹弱冠袞文贊諸公悉倒屣握
臂為迺譽大抵為文磅礴史漢上下隋唐理參文表氣
注言外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以父任隨牒參姑蘇戶
曹軍事未行而鄉舉秀選君績因褫黃綬衣逢掖與羣
英竝游求三物之舉為攸司裁抑以非是報罷薦紳處
士悵然同咨而君績方夷然不屑以謂非戰之罪近乎
命不怨勝已近乎仁道之苟存更何恤也翌日拏舟東

下句言為贈先時隴西李獻臣為君序字以表其德獻
臣文之雄伯士皆蘄嚮言所許可重于陽秋而相許于
朋盍之間則君之取重足以暴天下矣矧旦夕拜某公
為二千石朝之宗工太原王子野關郡主人之賢方是
行也君績挾汝南之評據山東之閥輔儒雅之飾以求
伸于賢主人譬建瓴走丸不為難矣何徒勞之足累哉
僕之妄庸不足增重若夫復九變之貫宣上德刺六經
之道潤吏事有所廟切者第見子野索言之謹序以贈

行

送張都官知兗州序

先皇帝既釋涼州之旅夜索會昌之圖震于殊尤詔成
希濶鏤肪玉之秘牒上完青于翠巔還坐明堂膺倪寬
之壽遂覲東后會帝姚之巡濟北益獻旁邑之地羣臣
皆治朝宿之邸壇墀修飾牛酒和會順祝馳禱使轍相
望脯胸既祭縣次傳送于是兗為巨鎮冠于東方則吏
二千石宜具遴簡清河張公以三署郎選為百城吏師

踐揚諸難莫匪嘉績實有成命俾侯于東以公文敏之才條教可紀是式是力有猷有為則變道之邦易以從事濶畧苛細宣導湮鬱洒其煩言化為頌聲則侯蘇之民樂于嚮方將使上欣靖嘉下無滅裂桑林經首出庖丁之餘蟬綏范冠為子臯而化給儲侍貢之藝慎齋疾馭之神公優為之暮月而已若乃理狀異等為吏民嘉美者姑見轉而上聞以續西京循吏云

送杜偁罷舉北歸序

選士之制其來尚矣昔者東家設教十室有求信之言
西漢掄材三適著有功之義左雄建限年之制始汰末
流楊綰復射策之科專收秀業殆夫質文史野家國異
殊有拔十得五之稱有取貌取言之失蓋當塗之士推
閥閱以居多負俗之賢遺丘樊而亦衆今猶古也吾見
其人杜君茂才生齊魯禮義之鄉被洙泗詩書之化韻
宇凝峻天骨超邁素履靡劬雋聲自高太冲門庭期十
稔以無廢方朔文史遂三冬而足用既而北方重陳良

之學稷下揚田巴之音藹然令名冠映多士會稽之箭
蓋鏃之而益深宣王之雞皆應之而返走學且優而達
矣時既盛而明矣由是奉鄉書而得薦偕計吏而來賓
生芻素絲邑人推平津之舉陽阿騷褭列侯重襴衡之
薦自是朋友稱其長者公卿處之右席望風附景者無
虛日矣亦既就試宗伯奉御天子引對紫宸之殿接武
丹泥之塗思若有神文不加點特以一字之誤黜于盈
庭之議漢臣獲譴由馬尾之不全衛國棄裘實羔袖而

為累方之小過蓋其倫矣噫君子出處隨道污隆賢人
進退與時損益不可豫謀者道所以罕言者命且孟軻
之德也淪于連蹇酸蔑之陋也失于不言馮衍之材閉
關而卻掃買臣之智負薪而行歌繆牽之長騏驥累于
千里按劔相盼夜光屈于闇投莊助少貧為友壻富人
之辱淮陰無行困下鄉亭長之炊求之典章皆有肖象
至若鳥有鳳而魚有鯢楚人之深喻垂之千古夫豈徒
言若然則一肯之微一慮之失推之至道何足動心龍

以蟄而存身井可汲而受福時之未至夫亦何傷秋七月言自南州將謀返旆嚴駕有日贈言是徵勉哉是行無或憤賈誼之少年恥主父之不達異日覽德輝而下求善價以沽焚舟孟明之河拔幟成安之壘挾天搗藻一座盡傾瞑目奮戈千人皆廢然後見其能也臯壤搖落草木變衰臨濬壑以怨遙掩金觴而誰御冥鴻可寄無忘遠客之書封傳再來顯侯長安之笑謹叙以為送

江上宴集序

江山之助本出楚人之多才朝野之歡古有西京之全
盛至若愛心兆和柔之感樂地遵名教之宜乘春陽之
布和均秋水之至樂伐木醺酒之興飲舞雩初服之詠
歸我有嘉賓茲為勝集攝提紀歲姑洗協月雨師泛灑
女夷鼓歌熙熙若春臺之登湛湛美神祺之布予乃旅
食後乘遑安治世烟煤久漂于楮鼻脅帶罕趨于寺門
居常竝田蘇之後游間或追永和之禊帖况乃茂林修
竹之地良辰美景之資風泠泠而析醒天蒼蒼而正色

晚沆瀣之綿野沂逶迤之曲水黝舒帶幕惟旅散核則
有忝覲多聞之友集府同官之僚玉趾並紆鶴蓋相蔭
右揖浮丘之袂往至高陽之池日車晏溫雲旌澄廓敎
食劑則薺萍肉藿銀鯉鱸之殊品述樂事則巾角履
齒明瓊多馬之雜進遠晚勢勝則璇淵秀壑栽栽蕩蕩
風雨怪物之馮戾近玩物態則標枝薦草離離鬱鬱陽
膏協氣之債盈終之美康衢之謠述何力于上帝末亦
樂開口之笑歸已分子百年終宴不疲盱豫無悔逮夫

山玉頽于既醉弁星俄于屢舞善說史漢何必西雒之
朝賢竝坐胡牀未淺南樓之老子而諸公惜茲真賞命
誌方游顧急景之將斜襞珍枚而見託河陽思歸之引
恨不遇乎知音大夫登高之游惜未聞于麗賦聊題狂
墨增愧塵襟時年月日序

春日同趙侍禁遊白兆山寺序

敦牂紀歲姑洗叶月樹草以樂原田以滋春服既成詠
雩風于沂水衆賓咸集修禊事于山陰時則若天水公

感節物之鮮榮乘微巡之暇豫覽朝野歡娛之盛動山
水仁智之心精鷲幽經神馳宏域吏且休矣伍符尺籍
以無煩神且寧矣緩帶輕裘而自適于是追盛集睠良
辰弭節乎平原按轡乎遐路惟茲山之奇挺實列仙之
游化瞻言福地有鬱靈蹤由是嘯侶以登方斬而往歷
紆餘之盤道頓岑寂之祇園旁睨崇巖前識翠阜九向
之勢與朱陵而竝驅萬壑之流疑會稽而爭長若其丹
崖披壤北谷凝神觸澗成渠值林為苑跳巒崎嶇緣雲

而上征飛滂神泉相背而異態固可駭也朱蕤幽茂飛
英幡纚羈禽聳聒纖籟悲鳴清颼徐動徘徊于桂叢泄
霧未凝彌漫于壤石又可樂也爾其陟降嶢榭願步飛
楹送眸子于沈寥暢襟靈于閒宴故足蕩胸中之鄙吝
究實際之虛徐發金記之吾圓入毗邪之不二紛華外
泯識富貴之儻來韻字中虛冀神明之攸舍自餘布金
結瑤之麗飛錫浮杯之侶繡棟丈楯之纖縵繚垣紺宇
之靚深燦然異觀不可殫記斯亦視聽之瑰奇巖藪之

魁殊者哉天水公慨真想之在襟顧翔陽之俄景竝徵
麗唱以賁靈陬且念登高能賦者賢哲之令猷因物造
端者述作之常理紅泉碧磧播康樂之詠歌高樹文禽
形應璩之嘆息顧情所屬來者難誣某猥辱嘉招備觀
勝概登崇望遠喜先生之竝行進牘含毫愧吾黨之狂
簡故非善叙聊用直書時天禧二年三月序

案是時祁
年二十二

宋同年劔池編序

劔池編者宗兄貫之之作也初貫之自七閩西入關才

業銳甚鼓行英俊中京師諸儒少敢支吾時上新即位
至于親程材品謙讓未遑也第覆有司所校臨軒句唱
署定其籍君以文中乙科為吏限牽制調斂之休寧尉
未幾州將或以親致嫌改洪之豐城而君自褫巾仕塗
間闕勤遠晝治夜計推行靡密然未嘗一日不在書研
間故其點翰患多操觚應卒思風決然言泉沛然如良
庖鼓刀羿子穀弓導竅不煩舍矢如破用是四周歲篇
所得詩頌贊紀序啟書論若干篇題曰劔池識方游也

還都之日哀而見過且以冠篇為託僕辱君之知舊矣
不命其承況勤誨乎原其天分人之能也甚靳而難悉
雖有力者不能多取故史家以儒林循吏各自為傳猶
函矢工其一巧盆天廢乎兩施豈若貫之進職其憂則
治目居最退立以討則懿文益辦若使力命相會其至
寢淫本原張旺枝葉未可量也昔年長好學不勸惟聞
袁伯每官各為一集獨有王筠由是而觀之其有意乎
作者之事矣若夫文之研麗令精自當觀發而知此不

遠數謹序

雲門錄序

道之概及言而麤言之微至書而畧然概而不得不強者道粗而不得不謂者言畧而不得不著者書忘言之言未始有言也可道之道未始有道也故雖終日示吾境鳴吾喙汙吾簡我何累哉若大士永詢者其有言而無累歟惟師得于禪師善善承寬寬繼雲門雲門于法最先覺者也夫得無所得是名得法覺無所覺是名先

覺故師以景祐龍集乙亥即荆南福昌寺甫坐道場天
駒玉象蹴踏羣勢黑白咨求悅而承風一緣萬應無有
中畔故其語非牽合屬綴非粉澤華藻順俗悅凡獨妙
逗機欲令昧者得入知者徑悟空文多言者無所旁緣
自唐以來斯道遂顯諸老大乘更提而迭唱之高足上
首奔走譔集蓋別行一趣不得而闕今道隆所錄亦由
是乎若乃憑默遣言默境已立用遣遣默遣情彌熾如
我說者物至則應不為言言理解而止不為默默言以

交薦不為遣遣圓裏妄真以合大方曩之為雲門為寬
為善今之為師一用是說無二道焉齊安守史館麻君
方之契師道緣間不容翮哀錄抵僕且俾序辭僕晚聞
道姑著師出世之自道隆述者之意方之見託之重以
冠篇端亦不知言為錄之耽贅歟錄且待耽贅而足歟
廣平宋某子京記

送賢上人歸山序

僧至吳地始于赤烏之年法傳震旦本乎少林之祖曰

五葉付于能者一枝出于石頭龍象倚裾多生江漢之
域稻麻均衆嗣發海潮之音故南方勝宗禪者稱首矣
開士賢公以無礙之辯徧參之學深憫俗界之五濁示
現禪那之三輩不待影策跼蹴天下之駒全提海印吹
散雪山之象天聖三祀駐錫澧陽黑白歸之所在成市
難拒有情之請遂唱別行之教應病與大小之藥隨扣
發春容之音淨名遣言真入法門之不二亢倉與處但
覺歲計之有餘衆德普聞一方蘄嚮始師與今參豫清

源公實領妙契為忘年之交款茲同風有命駕之適戾
止京寺且過敝廬予方欲以道理往來而勞苦之師舉
手曰仁者勿作是念誰為煩惱誰為菩提舉中則內外
成三言法則真妄有二皆是宴坐皆是道場予聞師言
信受珍重撒席未幾做裝告歸江山白雲巾鉢飛鳥春
郊蒼然春柳盎然送師者自厓而反師自茲遠矣寧于
韁鎖塵蹄雞鶩仕塗者可希其轍跡哉欽風不忘附贅
成說謹序

慶歷兵錄序

宋仁宗本紀慶歷五年四月丁度為樞副六年七月參知兵錄度所著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于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強臣其弊勢倖則疑力寡則隨故偕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

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刻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剽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惟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于服勞間亦更戍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

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
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
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
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師無常
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愜四夷鼓行
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歷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
以壯猷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
而叢紛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鈎攷纖微掇其

攻守戰者為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擷諸條
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判之區處戢如也彌
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伍符猥并遣鎖曲折歲列廢
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
之總凡錄成乃上于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
首公各述所出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
錄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畧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
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于上處機宥不周歲擢貳

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景文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六

宋 宋祁 撰

記

壽州風俗記

案祁知壽州在慶歷元年記作於次年

壽州古揚州之偏本治壽春於天文直星紀春秋世名
蓼六者後為楚所并及戰國楚卒徙都更曰郢秦號九
江郡項氏始為國王其愛將英布漢名淮南以封子幽

王國除復為郡三國時南切吳魏以為邊號淮南郡江
左北拒胡晉以為邊號南豫州逮齊梁嘗宿戍防魏周
為揚州隋唐為今名或為壽春郡唐季偽吳盜據茲地
私號清淮軍後唐僞置忠正軍節度周世宗克淮南遷
治潁之下蔡因以下蔡節度領自正陽撤浮桡屬之州
南夾隄樹譙遂為勝鎮真宗泊上之在藩也又啟封焉
美名華區故為淮南第一縣曰下蔡曰壽春曰霍邱曰
安豐曰六安地橫狹而縱脩東底濠百里旁值廬百里

而羸南距舒五百里斜觸光三百五十里而近西壓潁
五十里北抵毫百有二十里近者在舍隅負宿三十里
而易籍戶主客九萬有畸生齒倍之賦租以斛計者歲
二十萬以緡者四之一絢兩計者三十萬匹端者八之
一沿賦雜訂上千百計故輸入都內壽為多士塗泥田
下下筭之禹書二男五女畜宜鳥獸職之周官家巫史
重淫祀性躁氣果紀之史志諗於方俗逮今猶然厥貢
三種惟榛米魚魚為大官盛味茗塲凡三曰開順麻步

霍山歲權無慮三萬鈞坐居行齋率千金以算其利不
貲民又時時盜賣吏緩之則輕犯法急之則窮為椎埋
株送噍類不容獄故掌理者分院左右乃勝其煩鎮山
曰八公大別霍霍為獄帝下祠八公徃徃得金訖曰劉
安所遺由霍而外甌嶧岑羅迤麓崇岡奔沓相聯猶肱
臂然材章竹筍刊伐蓄翳連千柎而下衍給旁郡食夥
產茂四方游惰多隱處焉搏掩痕聞輕死亡命故候邏
者常以逮捕為負其川曰淝潁洛淖豐率淝而徃谿澮

汴麋汙集灤渟浸灌相交如膾脰然卒皆入於淮淮行
六百二十里而東淵隈頗產蠙珠民亦取之雖得不償
所費其大陂曰芍古當溉百萬畝淝水注焉漢置陂官
歲廩月淤吏不能治今裁溉五十萬畝實隄為三十六
門均水與人各有後先自芍而下峙庸鍾潦醲而湔之
不能以名達者又數十處當旱而霖訖無凶年稻粢甘
精南方之冠下則芡芰蒲茭擱畝魚鼈亦無飢人越紵
縑絲金鐵匏草會南北之交市率征之朞泉四十萬酒

數千釀分肆開壚幹八千萬漕鹽六萬石直十千萬故其俗侈汰剽輕些情相夸農與賈參迭為并兼少師儒不甚官學亦利使然也務叢法弛守巫遷吏頗怵為奸欺自天聖初元迄茲二十歲凡易守者二十一旁緣舊新抗敝科禁斷簿辟名賕謝交臂稽故潰紛恬不為嫌非長人皆不能吏獨資惡政使然也嗚呼害吾治者果在官數易歟龍集辛巳予以病自乞實來此邦越明年病稍愈因得推畧舊聞痛驗今事而著之篇以示後人

噫予誠蠢愚上若不忍加誅使治壽也及三年可使知
教與夫傳遽聞人則為之猶賢乎已慶厯二年夏五月
哀次

秀州重修鼓角樓記

景祐元年夏四月嘉興郡新作臺門書時且言功也越
翌日掾屬邦人從二千石南陽葉君道卿陟降而達觀
之釀酒大會以修饗禮成率額牆進願以更張經始及
悅以使成勿亟之能咨春秋之徒善叙其狀發聞馨香

與石皆泐君抑不止乃繪圖以諭予且俾列其崖畧秀
故蘇屬邑也錢氏王二泐欲侈地以自張始建為州國
朝因焉然而饗漕走集貨貲遷引事業政厖地劇官勤
一都會之不若也先是寺署本於霸朝因時之汙以陋
自恃嚴扉弗閱液材將壓後之長人者姑重改作苟完
僅庇而已歲直癸酉今上躬攬威柄用甘露黃龍故事
高選牧守嘉靖方國於是太守九江龐君醇之以治有
異等入視行馬內事而以君代之君因其化條遂用丕

變居者弗擾流者自占已日乃孚卒歲大穰如銷金揉
木無時月之累以仁繼賢故也初龐君既以郡儀不稱
而懷必葺之慮且憚傷財而勤民也因上言郡有樵庵
斥賈千緡願權竒贏將助興作實被可報未克僞工君
之至則檢結故符以成龐志揆日力計徒庸易彼將壞
成我大壯乃廣麗譙以冠牙門乃挾修宇以華游觀飛
軒旁注夷道在下其內則大敞重局夾植綺蘭層厦纒
連雙廡翼張廣豁靜深乃至於黃堂其制大可以重威

其度高可以臨下間民窮隸於是乎督之故夫家不煩
羨材積草於是乎用之故虞衡不勞役興仲冬跨三時
而畢初樵賈不足以償費又出庫錢續之率用三百萬
樓成及左右宇若干楹內屏聯屬若干楹有因有創如
君之素儲鼓角於樓以節曉昏列棨幡於屏以雄矩儀
管籥常於斯憲令常於斯開闔有宜誰何有禁入騎不
跼出車不擊千里奔走四隣表則議者謂斯舉也不專
於詩之攷室禮之修鍵所以備邦制而虔君命變則通

通則久焉噫以道卿之敏秀而文洵直而方由諸生取
峻科入道山籍治朝其所履踐皆沛如桑林鏗若黃鍾
含章慮善以光王國今又興輪奐於官下樹藝極於吏
師導物忠厚洗人愁嘆陟狀此功為東南第一號君子
者故不器歟昔漢武帝時惟董仲舒公孫弘倪寬居官
可紀三人皆儒者以經術緣飾吏事後孫與倪皆至三
公則醇之之居於前道卿之繼於後今日之政異時之
仕合儒林循吏而兼得之為天子所器可前知矣予洎

伯氏與道卿聯仕牒並直廬知之也深姑因落成之日
遂推雅行之美且塞秀人之勤請云謹記

山東德州重修鼓角樓記

明道元年清河張君以尚書曹員外佩二千石印綬來
莅州事君之下車也以縣官詔書慰安元元事無尤違
獄無頗類吏不諉官軍不恩農曩之捐瘠富而教嚮之
愁嘆歌且舞五月報成邦人宜之於是攷前守之遺慮
興公家之長利細大貫行各有後先惟時州門因陋且

久風雨弛其桴楸塵塹漉其丹堊衆謀不輯憚於改爲
君喟曰吏民之師也居處位署所宜有制况四邦結轍
萬夫屬目禮容不稱其謂我何故欲因舊謀新焜照蕃
屏豐不至侈則統上之尊儉不至偏則容下之羞目以
成心發以知智乃俾而圖上下協從長度員程無慮役
要材取羨木力課冗兵增庫以崇易朽以堅桓柱林植
長梁虹亘限以重局列牖翼以飛闌曲楯即之奐如望
之暈如其板言言其厦耽耽層光晝激虛景夜熠邪繚

睨牆下敞嚴扉僦工樂勸悉如其素揭州榜於前廡仍
舊常也列鼓角於中楹雄聲氣也州人駭觀衆僚奔走
乃大和會從君落成中飲紀綱賀且稱曰在周建侯有
都在漢置守有兵今之為州咸統軍事故飾軒城巍修
曲沿臺門之遺象奏鳴鐘謹磬鼓本司馬之成法况我
邦北控戎索上直天街財雄地劇為千里表率而歸然
譙觀久不能興數闔枚過為諸侯笑逮君之至更張勿
亟人鮮克舉遂優為之既麗且雄我君攸濟君乎永年

其增如陴君且受福其積如茨未幾天子修復舊章即
拜君本路詳刑使者掾屬鬱陶詠嘆僉謂成功不可以
不紀以僕職在東觀悉裒沿改之勸願刻金石盡信其
傳謹按君為州之明年營新樓役且百人興正月止四
月樓成東西八筵有奇南北三丈而羸雉堞高顯率皆
稱是謹始以書時褒君以不名用古陽秋之法也後二
年記成甫刊勒云謹記

壽州重修浮橋記

壽有大桁昔在正陽造舟相銜道北趨南在周世宗克
伐偽吳桁移下蔡實濟師徒壽破之年州亦北遷夾淮
而城橋亘其間於顯是州民穰貨豐穀擊蹠奔日月其
憧長纜蜿蜒以鎖大艦艦自溫來竹以蘄輸官列戍徒
晝護夜呵一日而闕則留於行慶厯之元予來守藩庀
司怠營橋敝不完版罅枘脫陷落是虞客馬頓鞅民乘
徐驅予咨於寮按索舊章檄發庫錢布材六安下令於
冬材集於春百桴盤盤泛溜而臻是鋸是斤疏為千章

密貫綴聯壓柞扶持舟牢索堅坦為夷塗虹亘蛇申川
怪畏潛旅行相歡無念阻艱波搖瀨春脆日焦風不能
為損吾新厥功先時邏兵纔數十人老疲瘠情不克徼
巡予視臺符滿百為率敕吏如律事焉肅給榜成舉觴
徧勞屬官匪予之力實惟衆勤清淮湯湯斯梁與存嗣
葺不忘以諭後人明年後九月乃刻記於石

泗州重修水竇牕記

景祐二年泗上守清河張君繕防成城既彌水患部刺

史文章言狀治在異等帝庸嘉之榮勞增秩未幾又以江南漕使之節畀即受焉駢牡焜煌改轅而東泗人鬱陶以嘆僉謂君有大造於我邦式克還定鉅功細役咸有方畧粲焉可紀雖嚮之建臺門增治署集賢南陽葉君道卿前述其概聯長隄捍怒流尚書外郎武功蘇君儀甫嗣褒其最瑤刻相望驛聲無窮而水竇牕惟新底績忽而不記則後之人無以知君精心長利推行彌密者已乃咨余求文以信其傳州內舊有支渠受水流惡

股引回注放於外隍穴墉為空植木如櫺內水方淹則導焉以恣其出外水或暴則築焉以遏其入由是無麴窮之困無重脰之疾元年淮汴合漲蓄隄傳乘四竇之久敝入墊區舍君寧焚執扑親督其役培薄增庫僅勝厥災及水復舊道君曰吾知防禦之要矣明年遂議改作撤壤之朽易瓦之苦規以墨文臬其高下更鑿石千枚伐木作櫺并固竇門運甃十六萬以護溝洫課員二十六以總役要月再朔而功告成由是視洫無阻流涉

達無停潦矣其夏水復汎溢幾高民屋而新隄蟠如新
竇呀如三老序長或持一秉管焉或操一簣土焉據堅
室要守有餘壯水留十二日而去民皆按堵有備故也
禮仲春達溝渠利隄防以時儆人思召公之風愛所憩
之棠春秋有所褒者其文繁而不殺若張君補弊圖久
克勤小物合乎禮之時儆邦人受君之賜不忘刊美訂
乎詩之愛樹是美也由君以勤民得之異乎人之求之
也予敢不申二君之餘詠裒僇工之纖悉用春秋不殺

之義乎噫繼而共治者嘉作實之勞勿替而引之可也
明年為記乃刊石云

許州長葛縣尉廳壁記

甚盛德之世宵人不能不為盜盜之發推埋搏掩間不
逞亂齊民事微敵脆郡縣可捕尉之所由置也郡有縣
縣別一員煩之以使驗其能薄之以廉嘗其廉迫之以
患觀其畧尉之所由選也當選之之慎達置之之本惟
才且邵者能之安定胡君穆侯其人已陪京之南許大

而雄三輔事穰五方俗雜長葛之邑連薨數萬室宿兵
十九營民狡而貪法抗且敝富者易于訟而貧者輕為
盜擄邏日尋萃淵不衰君之來也狹私而泰于公急吏
而舒于民獎勸而勉其情延見耆老問以疾苦于是良
農得職疲民懋力銖兩之奸無所容囊橐之擅無所私
主名區處發而輒得闔境間聞易懼以安里長休于閭
游徼偃于亭一年而畏二年而愛三年而思其所以感
動人心者從可知矣先是君之來也舊邑卜遷官罔暇

給尉之位署經始新邦君祇具簡書檢以藝極一簣土
一秉杆不賦于民悉仰于官撤舊屋圖新構乃敞斯庭
噲而崇乃安斯寢媚而容翼其廡以處吏謹其庫以藏
甲茲成之日人不知勞春秋之徒善則書不善亦書所
以與正而譏失也若君屬役之夥乘政之涼由小官圖
遠績承上不諂撫下不攜可謂因其時而善于職矣此
而不紀為能者何且會君之見咨是用列其行書之屋
壁既不能紀遠登此堂者願自胡君始焉

凝碧堂記

會稽謝炳宗作尉之明年創茲堂于署南榜曰凝碧託始焉且志地也堂之大畧聞炳宗之言予能紀之陽廡憑高則羣峯橫羅晨霏暝霞從日蔽虧周阿僚遠則畦瀛環瀉雲漪雪瀨與天上下鶴鵠啼呼鱣鯉唼喁荏葭沿緣于涯涘檉楊漫衍于洲步野翠不歸水煙自留此其因天以獲勝也春英既蕃丹紫相妍則薄采乎戶外秋條既腓槁籟相悲則屬聽乎坐右或冷颼晝泛或陰

暉夜流炳宗于是挈勝衿簪良朋壺觴侑前肴核旅右
曠望吟嘯軒然謝客中休天倪外忘世櫻一樹一草皆
可攀藉此因人以獲勝也天勝者不營而成人勝者有
待而名使二勝交相濟非智且材孰兼得之由堂而觀
炳宗之為則智且材果不得讓已炳宗再上書闕下位
不克奮而剛健自強之蘊無所發舒故寓見乎觀游奧
阼之間予知異時立功猶今茲之目巧也其面勢纖悉
猶有諸公之詩索言之時寶元二年後十二月為記

重修彭祖燕子二樓記

景祐二年丞相隴西公以大司寇殿徐方瑞節兵璋果
雄諸公公既來戾而三老耆艾更相慶告昔公初儀實
監我州階是而往遂勤王室寅亮謨明辰階以平距三
十年竭來作屏人一所天我且二之噢咻保障邦人攸
宜願相約勅無咈公慮俾公陽休克熾而適于是闔境
聞風薰然交頤吏肅于局師和于屯政成事輯西驛騰
報公曰官責舒矣姑逸無勞乃達觀署居寢眺城隅巋

焉二樓聯冠州雉直艮陬者曰彭祖占坎方者曰燕子
間所容度凡百步而羸厥初僇工因樸成隘丹雘歲逝
渙而不鮮公弭節久之心陋其制若曰此焉憚改是春
秋無以衍吾屬而望吾氣焉指定于頤揆曰丕作崇庫
撤散化為高明收虞衡之羨材賈隸徒之羣力增增胥
觀弗勤弗亟迭奐並輪與新偕來爾乃陽榮南舒負為
虛楹則席焉可表文陰軒北敞環為飛檻則目焉可眺
遠遡空蟠高快燭異儀由左而右厥制如一近之則泗

汴二流素波相受趨浥激堆汨滴齋淪之奇呈露于廡
下遠之則黃楚衆山翠嶺爭長舒霞逗景合沓奔騰之
狀進列于階次臺風徐生棟雲自逝萬妍紛至一瞬可
悉然而丞相落成于斯合飲于斯又有屬焉覽乎鮮原
則農之竄勤是詢俯乎囂閭則工之苦良是察間旅邁
且則賓之威儀是式延玩草樹則土之腴瘠是啟至于
良辰賞心發幽儲粹憑矚虛次坐陶天倪可以適涼溫
寧支體者公不專焉徐人以是知公之光輔二君昭明

顯庸者推是心而已矣則又謀曰公之忠利仁愛及物也深一日趣舍人裝辦入毗天子則所總所爰尚將愛而歌之況麗譙改為胡可弗紀明年幕府哀狀屬史官以索文謹按樓之賦名尚矣或以地或以事公即用之紀方言而著實也面勢所審衡從所底仍初者畧而不書惟是牆屋之完棟宇之壯役靡淹時令出子來可
以足言貽後者則詩之革而飛者歟禮之發而智者歟

安州景福寺重修鐘樓記

聞夫世雄撫運親列衆德之本故員實之相形焉能仁
示滅載昭夜景之鑒故像末之教興焉若乃大事之緣
由應感而出現無邊之衆習蒙薰而歸向宅寶坊之勢
勝當導師之提唱撒舊以更始惟新而是圖堂堂厥謀
鮮哉希矣是郡也踞申息之孔道掩荆漢之奧殖祀無
淫昏之鬼俗躋仁壽之域漢網疏而不犯堯民比而可
封欽奉珍祠樂聞真諦赤髭之侶若稻竹而沓臻堅材
之施譬輪輅而繼作聰神由是來舍紺宇于焉纓屬即

景福寺今為郡之大招提也面通莊之四達壓城闔之
一面綿寶勢以盤踞抗飛榮而靜深煙霓上迴龍天拱
衛且近西偏以建靜塔直東位以創層基引千鈞之洪
鐘締百尋之彫閣營繕雖廣制度未隆祥符末禩洪霖
繼臻客土彌惡屋瓦斯墜瞥誤毘陽之飛隆棟既顛幾
同大過之橈子產懷將仆之懼叔孫非必葺之謀誰其
興之則智元法師其人也惟師雅志勇猛深衷懇到顧
層構之將壞懼清衆之闕警聿興旦旦之誓前論兢兢

之徒大願躋格至誠充洽于是徧詣豪舉旁詢耆德周
求畝首之富下逮賈區之微濬發一言胥應千里羣心
率籲譬取懷而不疵喜捨相先同在陰而皆和涓日既
吉選工既良壞材四湊踰千章之多密石載礱盡一拳
之介郢斤投地巧無蠅翼之傷睢杵節音雜若魚鱗之
襲晉臣之甓皆運漢帝之陶在茲因其曩基煥以新構
鳩倂不已妙勤咸盡起敦牂之始歲逮涖灘之有秋功
惟告成事不愆素爾其層檐錯繡飛宇凌虛逸倒景而

上千負陰虬而叢倚行月納題而徐邁流星奔閭而下
視鏤文木以裁檻鏘裊金而綴鈴朝瞰麗乎髹彤晴煙
生乎縹碧黑白仰止厘三休而後至殿閣交映恍諸天
而一同輪焉奐焉不可殫述者已先是樓之改造也遷
鐘于別所至是撫萬楹之高宇陳兩廡之茂器峭格挺
立猛簾肅施扇鼎之形虛中而達逾速春容之韻居高
而聽彌遠叩大叩小警晨暮于六時不楸不窳助聲聞
于三昧固以輝映神壤覺悟含靈雜霜乳之相鳴應洛

銅而顯發惡魔屏去寂默而成道場檀施雄成音聲以
為佛事由茲利益其可誣哉若夫靡初克終詩之所貴
也樂成慮始史之甚憚也有若元師提精一之志當體
大之業指白水以示信注黃金而不昏百舍載馳靡辭
于重趼一簣斯進乃至成山輶纖芥以相投斬綬絲
而靡績可謂有初而慮始矣日月之所遷引毫釐之所
裒合斯千之百堵皆作靈臺之不日告成儼名輦而若
翔屹華鯨而斯叩由積累以成大俾勝利之現前可謂

克終而樂成矣不如是者棄井九仞難免孟軻之譏作
舍三年或抵漢人之誚宜乎圖不朽之績續無量之壽
宣六種以震動為三有之歸投使夫登是樓者知化城
之所及之非遙衍法之輪轉而不廢聞是鐘者知金之
出礦無復重為聲之度垣何可有礙靈心發于欣助諸
方極其讚歎故當刻鏤螭琰焜耀雞園珍地側金配魯
靈而長在大音震物與仙石以同漸而予潤事靡工落
新無取挾涸流而甫爾恐綺語以自貽非敢傳之方來

聊用謹其歲月云爾

放生池記

古者土蟄發魚人于是講眾留作蠶桑以供祀事水蟲
孕澤虞于是禁鯢鯢殄竿累以廣孳育中孚先豚魚之
吉風人美鰭鱉之多太平之世則取之有時四靈為畜
則用而不浚鳥獸咸若草木允殖而萬物莫不衆矣大
江之南水物惟錯汙庫鍾美雲雨興利民就蒲羸取蟲
蟻蠅蚋之捕日繁鯢鮑之釣家至禁令寢玩川緼中貧

聖上初元之二年詔立放生池于郡國先是州城邪界
穡水彌望鱗品聳聳耳芼實紛駢沆漭澹齋淪深如過
風無損印浦茲大挺义沈餌此焉攸處由是守臣下教
林鮫謹職盡籍其地斥而營之隅立桓柱連亘蘊落深
極九仞廣袤百弓時梁罔施數罟不入乘秋水兩厓之
至殆鯢桓九名之淵植物斯生動物斯止有頌其首有
萃其尾圉圉亟縱無子產校人之欺澈澈出游全莊生
濠上之樂若夫大道宰世自見而推隱至仁根心因細

而形大愛乎萬物乃譬于芻狗憫其死地何擇乎牛羊
未有遠乎潛物而近遺吾民重惜物生而輕用邦力是
薪輿不煩秋毫之察而折枝有異挾山之為者矣上聖
之旨豈不深哉與其童山林暴天物魯侯泗淵之濫斷
呂致言武皇滄海之徂巨魚不出叵同年而記已僕親
逢聖旦復耳清詔詎銜吾黨斐然之作姑贊有虞好生
之德云爾時年月記

衡山福嚴禪院二泉記

陳有大士曰慧思得佛法要始倡而南乃舍岫嶺之墟
圖揆厥居黑白其徒褰裳景從山阿土厚汲以勤苦師
曰吾當食此神必我相引仗刺地靈液仰流淳滴滲漉
更斟酌注樵焉熱惱盪為清涼久之大比丘衆陰計曰
有生濯澣庸可以已俄有猛獸導師踰嶺攫厓哮闐檻
泉隨之由是華清交蟠內周外給禪和便安道風流行
乃宇為大蘭若師已寂滅其徒神之因名二泉曰卓錫
曰虎跑所以震顯冥符牧攝信源者惟卓錫距堂下深

之十扶其廣八之五淳而不流凡淪者烹者飪者茗者
取焉香以甘故也虎跑直寺西廣之五尺其深四之三
浚而為沱剡木函溜行二千尺股分脈散環像館厯齋
房經厨軒並中園繚浴廡逗廡舍然後淙而出之注乎
下田凡漙者漱者浸者取焉寒以潔故也若乃溯陽弗
泮值陰弗涸旱焉益深潦焉益澄十岳緇之不加餘千
壘挹之不加耗齋淪澹淡蓋源而不委者耶嗚呼斯人
斯泉寧蠲煩流惡而止矣亦將昭含天解覺寤斯人歟

吾聞法有譬喻請借泉為喻夫不鑿而浪似頓澄焉自
如似定受垢弗辭似廣兼利不言似慈接物以廣畜衆
以定息照以頓即心推而行之使自求之彼挈然而來
者洒然而反則師之志庶乎幾矣今大長老省賢後師
四百載又嗣其位荷擔惠命光照前人周案顯跡欽如
神對馬文紀實與此泉偕余不敏姑据前載以竄今事
款之茲山特慶厯紀元之初年月日記

復州乾明禪院記

或稱離一切相是之謂法依十方佛是之謂宗予曰不
也夫舍妄求真必有二體擯外修內則立中間是擾擾
之羣生執種種之差別棄大海之水誤認一漚舍如意
之珠更求至寶乃有三僧祇之辛苦五濁惡之流浪無
縛求解捏目取華由是能仁憫憐正眼提唱法無可得
而名說法言雖終日而未嘗言不自階升徑躋補處自
迦文滅度後二十八祖而茲土傳教達磨滅度後二百
餘年而信衣不傳雲雷普聞子孫繁盛法集禪叢之窟

徧天下矣復州者捷江漢之北望古曰景陵郡乾明院
者直譙門之東趣唐為開元寺會昌之難剪焉荆棘刼
火沈燼山靈見鞭像法中興改題院額祀不失物益作
四事之嚴天定勝人復會六合之衆然或外請尊者以
號住持或即付上首以為傳襲教失厥序人有其私金
注益殫但取小乘之愛井飲相捽寢隳大事之緣運之
少還物乃傾否天禧中比部員外郎邢若思來領州事
因目勝地久為人廢乃率郡之大檀越及比丘衆奉公

檄詣鄂州靈竹院請今長老契穩以尸之惟師逗西竺
之上機紹法眼之昆裔純熟衆德摧伏羣魔應以有情
既詣寶所至上之日黑白和會露味灌洒象王蹴踏曾
未暮月學徒至者蓋百餘人猶草之得陽春如子之和
鳴鶴修復顏範大興層構乃有五臺僧澄岸造僧堂攝
州司馬李遠向禮建三門行廡長沙僧智亮作浴室州
校陳釗跨波為橋亭不出十年遂臻考室或施瓔絡或
散香花園公布金海人上氎什器帷帳問不周給千楹

攢注類天宮之化成百寶莊嚴疑地神之通現師之功
德可思議之哉夫有為之謂緣利他之謂廣無來去之
謂妙即心佛之謂頓圓裏四者而不見其用之謂第一
義彼上人者其庶幾焉宜其為巨海之舟航大方之牆
塹者已師以僕嘗任州幕具知勝因列狀載勒刻識為
託且欲令後付囑者不私于己其以吾為茲院之初祖
也矧國有著令來者得不信受奉行之時年月日記

西齋休偃記

夫坐藪澤樂閒處遁世者能之近湫隘不易宅有德者
能之若吾人者漫漶塵容嬰絡世網進無腹背之用退
有韁鎖之名鑿繁喪真注重增拙非得蕭散之地休偃
之樂則何以胖勤體旺勞神徜徉日出專氣閒實入寥
天之域哉自予游都城官太學官最閒外僦私舍濱蔡
漕地尤岑寂居有西齋因得為畸人休景之地先是軒
豁其南以為堂庭前人多以竹樹雜藝左右復有二夾
廡用貯陳書千許篋每令辰歸沐蠶直番休脫幘褫巾

箕坐自縱或冷風暫至則竅者穴者槁者條者蕭然並
籟翔噉既華則樛者挺者奮者缺者雜然布陰于是內
捷暫祛外喧不入呻黃卷據蒸牀兀乎標枝澹乎深淵
目眇飛鴻心遡歸雲蘧蘧適適不知周粟之薄顏閭之
陋也昔人以名教中自有樂地寧欺我哉況今叢雲在
辰羣雋如植巧者進取拙者低伏理所宜也予故拙矣
安不爾思就令勉倥侗之姿希馳騫之轍而車馬官位
不能動人色赧舌喻趨步踽踽不過骯髒門外得家丞

一謝耳又何能請間關說及天下事哉昔仁者攸居著
里端而為美愚公所處并谷名而遂移予上方既慙下
比何愧尚恨非吾土者不爾當以樸拙名齋

君山養猿記

猿與沐猴類同而種別沐猴躁動好騰倚挽裂詭故百
情韓生曰沐猴而冠故教猱升木詩人著焉猿性靜介
善吟嘯能通臂亦善緣木昭王南征君子化焉世人多
言沐猴畏猿每曼音啼嘯羣猴皆累息不敢動則猿與

猴果非一種矣巴陵有君山在洞庭之中巖然可居者
地方百里浮屠氏之徒坊舍其上地宜橘柚茅栗居人
採給焉然山多沐猴每八月時則百十為羣攘鈔挽
斫林果幾盡居人苦之會舟賈于巴中得一猿體趨而
雄山之居人素知沐猴之畏也因以財厚謝舟賈致以
如山伺沐猴之來縱猿以當之猿初亦柯攀而上噉然
一啼羣猴稍稍引去如是日三四來益狎猿之聲而不
聳且恃已衆而驕猿獨也乃悉引其類謹猿而逐之或

瓦石抵擲或條蔓纓緋猿不勝其憤而逃猴乃大暴園木而去鄉人語以相咄焉噫茲山之人不善處物也甚矣物有以相勝者寧謂一杯水以救一輿薪之燎哉濠瑗何以得容于衛屈原何以見逐于楚皆此志也

故丞相文正王公碑陰記

故丞相沂國公既葬十二年仲弟天章閣待制子融請間見上追歎公據正有守得宰相體子融頓首謝且言臣兄曾事章聖皇帝興諸生不十年參總大政其後拜

玉几下聞顧命大行詔章獻皇后權軍國大事于時宰
相謂陰開邪謀規刊權文營因中外衆莫敢抗獨臣兄
毅然不肯移又欲建白天子朝朔望太后聽政附中人
通裁可即又引東漢故事請帝太后同視事偽計不行
方謂譖逐大臣如寇準李迪等鉤索株連以動衆心臣
兄中立其間為國督視隱隱度情卒不得施遂用詐敗
太后再受徽號欲御天安殿復奏言止御文德既忤旨
因災異策免然太后以數救諫不能無念抑畏謙慈勤

翊王家大業以安此其事陛下尤彰明較著者上曰乃
第之勲予一人不忘子融再拜曰陛下幸詔臣寮勒詞
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骨不朽勸寵忠門由
臣為初制曰可乃置旌賢碑三字賜焉于是天章君即
金石刻又欲侈上之褒丐辭叙其末僕念已嘗誌丞相
墓且翰林銘功其事大畧著矣獨原夫天子念丞相賢
而旌之者寧不以臨大事不可奪歟損抑過舉以絕未
萌而為之所歟功格于天默不自名歟僕嘗論治亂之

機不容髮如令丞相當是時一有假借則紀律紛更權迫勢陵儉人乘之抵巇投隙意有所肆淪胥淫夷遂蹈後艱凡列爵幾何底罰幾何而後能定由是觀之丞相之勲可以言者其大也夫陰施之所及廣則陽德之蒙報顯故丞相雖賢待聖人乃明初公于天章敦愛甚而天章奉公也無不至始丞相未貴時娶蔡李二夫人早亡及貴謙不封國天章歲比當遷輒上書還一官為二夫人追封成公志也至是又引甲令建靖首竄跌丞相

之名由天章益傳春秋之法于善善也長至刻祭彛銘
樂樂皆所以行遠况珉表之隱然天文之粲然披九幽
之潛光奮無窮之休烈後雖百千歲拜餘風泣遺直者
曰此賢丞相之隴歟嗚呼盛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

四十七至
五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七

宋 宋祁 撰

贊

時雪贊

并狀 案贊詞當屬慶歷三年癸未初為翰林學士時事但仁宗本紀未載

右臣伏以自秋迄冬天久不雨畝首憔悴農或嘆愁皇
帝陛下儲精懇禱弗違中旰盛德震動霏雪應祈流霽
灑素煖癘銷解伏想宸心即時歡豫民猷君體凱慰同

深臣叨塵從列竊忭嘉應不勝踴躍之至謹作時雪贊
一首凡十韻韻十六言推本天意遂及聖功語局文福
無以鋪張光大輒用繕寫隨狀上進以聞內訟荒斐伏
用戰汗謹奏

歲次協洽惟仲之冬不雨十旬有害無農地房泄蒸蟄
戶弗坏日赭風煤窮天漲埃皇帝曰咨災或儆予精禱
通神神與聖符日在庚辰先集惟寒長風北驅重陰寃
延自蔽而雲霏霏飛憑雲委華即壤流輝其雨其浮

膏凝液流縞爾南山昉我西疇惟雪其時上天降康逢
僭成沴值德為祥為祥伊何來歲之宜根深粒繁乃京
乃坻拂癘蕩溫納于太和翦翦勞昨易歎而歌旱未及
傷雪也載霽皇帝德功萬年不忘

魯兩生贊

并序

叔孫通制禮聘齊魯大儒不能致者二人揚子雲稱之
遂為之贊云

晚周東弱孤秦西起吞滅六國陰規萬祀姍古罷侯挾

書下吏辰光遂侵天紐潛弛民籲于天天祚其聖夥涉
倡亂卯金受命珪緯宵聚彤光夕映八年之間四海底
定曰公曰侯狗盜販徒無種而起有利則趨拔劍爭競
或號或呼帝用患之惟懷永圖曰叔孫氏請建其禮置
絕定位刺經取制帝曰俞哉我將其試無甚高論俾便
其事粵二先生比景藏迹靈龜養志威鳳覽德素行玉
粹丕猷淵塞智周萬物精驚八極規規稷嗣以禮來聘
先生謂汝言一何佞謾罵不恥生靈方便圖興禮樂是

相詒病稷嗣弗從謂我改造良玉蘊山衆珉入寶先生
不致孰將順考漢風四百終雜霸道

平津侯東閣贊

并序

粵若遂萬物帥百寮丞相之位至尊也壹統類運樞極
丞相之責至重也眇視振古難哉若人若乃持尊本乎
就卑分重由于借力借力于賢則國治就卑以己則士
集此平津侯所以開東閣延天下之俊也于是漢興七
十餘歲矣制度草創禮文未縟上方嚮儒術絀黃老議

正朔易服色郊見上帝親巡泰山北探單于嫚書之罪
南誚勁越不臣之俗東築穢貊滄海之郡西開夜郎邛
僰之道求非常之人待不次之位四方之士上書銜驚
者以千數我侯起白屋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則
不得不求賢以自輔也夫賢至而禮不篤與不至同禮
篤而用不密與不禮同我侯坐閣以賓之脫粟以食之
悉其奉賜以給諸公可謂禮之矣從容請問講聞高義
可謂用之矣是以國家表裏爛焉可睹天下學士靡然

嚮風耳不殫聽人無所隱其聰目不偏窺物無所逃其
瞭漢之得士于斯為盛且夫官惟其人無之則闕後之
宰天下者為不少矣然而專其茵軾與其壇宇門闌呵
留騶呼傳唱士有願見而不獲民有赴訴而中止況求
乎歷相府坐相閣攘袂以言天下之事乎故齷齪備員
者有之沾沾多易者有之褚淵障扇以自蔽常袞塞門
以示威固其然也噫其人存則其閣立其人亡則其閣
廢屈登孫賀毀為廐庫可勝嘆哉儒有千載而下覽乎

舊史嘆東閣之不見也我見其傳如人存焉遂為贊云
衆材構厦閣之興羣賢講治時之明吁嗟乎平津棟折
榱崩閣之廢衆士不集時之弊吁嗟乎平津

嚴遵

字君平贊

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則告忠日足百錢閉
門著書十萬餘言黃老其徒李彊牧州喜欲吏君揖風
而慙噤語于胥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槩高
曼

蜀郡太守廬江文公贊

天挺者俊有德有文漢天子命往撫蜀人蜀始樸蒙公
不謂然選士詣學歸相教言一年而業三年而儒五年
大成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情相恥出有教父入有順
子文如馬揚節如嚴李由公教之聲塞天地蜀戴公仁
世世奉嗣千五百年惟公之思

王褒

字子淵贊

子淵軒軒洵美有文宵雅鹿鳴帝用攸聞此盛德事讓

不克堪頌聖得賢戒松喬是耽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
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猷少謝良臣

張寬贊

惟武嗣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安祀嫫然靈媛止
乎渭濱帝用走咨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為我言君稽
首對吾祀弗蠲帝用謝愆改馨厥薦天人之交自我而
見

宋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

字希魯

贊

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在始蜀人政
未及乎纖者嫉侯膏吻騰誣侯政已乎蜀人熙熙侯坐
徙官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
居髦俊聿來晝經夜史盜然西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
右區即毀侯惠在人已膚而髓子產相鄭先謗後歌來
世視之謂侯如何

蜀人李仲元贊

并序

內發乎天光外隱乎人曜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先生

聞其風而悅之境乎太虛鄉乎何有上際于天不足容
其高下蟠于淵不足寄其深沕乎其未始有也漠然其
不可測也故先王之道無跡而稱焉上不溷其至真下
不異乎當世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先生聞其風而悅
之接之以太和冥之以常動盡乎物畛放乎天均泰山
槃地與之齊其大纖塵飄空與之等其細槃焉其未嘗
默也故先生之名有謂而述焉先生喻岷山之英儲井
絡之精鳳翔覽德龍蟠隱靈若乃孤風扇于縣區長波

溢于來世道隔用表隱顯無跡身寄形外名言所絕是以良史不得牒其世聘輪不得寵其家三府不得署其行諸儒不得宗其教乘萬物而連抃襲一氣而訢合彼其視爵位若雞鼠之腐比毀譽如蚊虻之過况夫規規末俗悠悠常論可髣髴其道乎惟揚子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仲元世之師也雖然予嘗言之無用之用大矣有用之用小矣持蒸燭于幽室雖然稱其景及夫翔陽逸駭天寓同煥則未嘗謝其明挾重纊于大寒楚

然愛其溫至乎陽春發榮萬彙該暢則無能論其煥先
生之道非近是乎夫至人不待江海而潤非取晉楚而
富工乎天而不繫同乎人而俱化孰肯嗅驕餌以邀盈
皆之福冒賓名以取畸人之戮哉千載寂寥高範隆絕
挹咀遺味敢稱贊云

道不可識識之淺矣道不可知知之褊矣不識不知乃
道之微先生用舍此焉是依子雲稱述外而不內晦不
我賤達不吾貴無言有言有謂無謂綿代不窮高風難

對

南嶽慧照禪師省賢真贊

太虛網緼六根相依師有元身廣額瞭眸以假圖假省
師之神師昔有言妄存者亡不妄亡者存師貌雖人師
心即佛請視斯文

真珠菜贊

并序

戎瀘等州有之生水中石上翠縷纖腰若貫珠蜀人以
密熬食之或以醯煮可行數千里不腐也贊曰

植根水中端若串珠而淪之可以代蔬

蘆仙竹贊

并序

生山澗中大抵若篠然里人移蒔圃中高止數尺贊曰
弱竿近節篠與蘆類細葉纖長萼尊而概

天仙果贊

并序

樹高八九尺無花其葉似荔支而小子如櫻桃累累綴
枝間六七月熟味至甘贊曰

有子繫枝不鵲而實薄言采之味比蜂蜜

佛豆贊

并序

佛豆粒甚大而堅重農夫不常種惟圃人蒔以為利以鹽漬然後食之小兒所嗜贊曰

豐粒茂苗豆別一類秋種春飲農不常蒔

紅珠豆贊

并序

花白色實若大紅豆以似得名葉如冬青蜀人以豆為果飣贊曰

葉圓以澤素藹春敷子生莢間累累綴珠

紅蕉贊

并序

蕉中蓋自一種葉小其花鮮明可喜蜀人語染紅者謂之蕉紅蓋欲倣其殷麗云贊曰

蕉無中幹花產葉間綠葉外敷絳質凝殷

木質蓮贊

并序

花生峨眉山深谷若芙蓉香亦類之木幹修壯花夏開枝條茂蔚不為園池所時贊曰

葩秀木類狀若芙蕖不實而榮馥馥其敷

重葉海棠贊

并序

海棠大抵數種種皆小異惟其盛者則重葩疊萼可喜
非有定種也花開爛若錦障北方所植者枝強花瘠殊
不可玩故蜀之海棠誠為天下奇絕云贊曰

條柯柔曼濃淺繁總盛則重葩不常厥種

護花鳥贊

并序

春城峨嵋山間往往有之至春則啼其音若云無偷花
果髣髴人言故云護花鳥贊曰

酋首黑裳黃駮其羽厥鳴嚶嚶若禁若護名而不情盜者猶懼

獼贊

并序

出邛蜀間與猴狻少異但性不躁動肌質豐腴蜀人炮蒸以為美味贊曰

獼與猴狻同類異種彼美豐肌登俎見用

羚羊贊

并序

出北番及茂威等州形似畜牛之大其角繚頭上重者

八九十斤黑質而白文工以為帶胯可用亂犀贊曰
羊質之大角繞于首以角之稱軀殘獵手

黑頭魚贊

并序

形若鯉長者及尺出嘉州歲二月則至惟郭璞臺前有
之里人欲怪其說則言璞著書臺上魚吞其墨故首黑
云贊曰

黑首白腸脩體短額春則羣泳數罟斯獲

嘉魚贊

并序

丙穴在興州有大丙小丙魚出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
蜀人甚珍其味左思所謂嘉魚出于丙穴者贊曰

二丙之穴厥產嘉魚鯉質鱗鱗為味珍腴

鮒魚贊并序

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鮒四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
蜀人食之贊曰

有足若鮒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

石鰈魚贊并序

狀似魮魚而小上春時出石間庖人取為奇味贊曰
鰕鱗公質本不登俎以味見錄雖細猶捕

鯪鹿魚贊

并序

魚之細者生隈瀨中狀若鰩大不五寸味美蜀人珍之
贊曰

長不數寸有駁其文淺瀨曲隈唯唯而羣

婆羅花贊

并序

花生峨嵋山中葉類枇杷數葩合房春開葉在表花

中或言根不可移故俗人不得為玩贊曰
聚葩共房葉附花外根不得徙見偉茲世

楠木贊

在土所宜亭擢而上枝枝相避葉葉相讓繁陰可庇美

幹斯仰

蜀地最宜者具生童童若幢蓋然枝葉不相礙故名讓木茂葉美陰人多植之園圃材甚端偉

葉經歲不凋至春陳新相換有花實似母丁香云

慈竹贊

根不他引是得慈名中實外堅筍不時萌末或下垂萬

弱絲紫

性叢產根不外引其密間不容苛苟生夏秋間
叢枝葉乃茂別有數種節間容八九寸者曰籠

竹二尺者曰苦竹弱稍垂地者曰釣絲
竹或取節脩膚緻者用為簞笠尤佳

櫻櫚竹贊

葉稜身竹族生不蔓有皮無枝實中而幹

性亦叢產葉似稜有刺徑

不三二寸或曰桃竹未得其詳內實幹
堅重可用為舟筏圓多植以取玩

對青竹贊

翠溝如畫間竹相偶挺美不凡取貴中圓

邛蜀州產多有溝道端綠

一節則然圓
圓多蒔之

紫竹贊

竹生三歲色乃變紫伐幹以用西南之美

蜀諸山中尤多園池亦種

為玩然生二年色乃變三年而紫蜀人以為笙及筆柄尤可愛

方竹贊

竹筍皆圓此獨方形厚倍于竅細節稜稜圓衆方寡取

貴以名

生戎瀘等州大葉而實中東人尤愛之以為杖

月季花贊

花亘四時月一披秀寒暑不改似固常守

此花即東方所謂四季花

者翠蔓紅葩蜀少霜雪故此得終歲
十二月月輒一開蜀人因謂月季云

海棧贊

棧皆禿皮此獨自幹攢葉于顛毒首披散秋華而實其

殖則罕

大抵棧類也然不皮而幹葉叢于杪至秋乃實似棟子今益州城中有四樹杜子美有左綿海

棧行今東川無之理綴幹堅風雨不能摧云

綠蘿蔔贊

類則溫菰根端綠色纖長不圓脆滓甘液

在蘿蔔類中尤爽潔甘滋

以子種于東方則變殆土所宜云

隈支贊

挺幹既脩結蔕茲白戟外澤中甘可以食

生邛州山谷中樹高丈餘

枝脩弱花白實外荔支內黃柑甘味可食大若爵卯

天師栗贊

栗類尤衆此特殊味專蓬若橡託神以貴

生青城山中他處無有也

似雖栗而大或言張道陵常所食故號天師栗比常栗味美惟獨房為異久食已風緩

倒仙牡丹贊

花跗芬侈叢刺于梗不可把玩艷以妍整

花出彭州其枝一似薔薇

有刺不可玩故
以別他牡丹云

竹柏贊

葉與竹類綴理如柏以狀得名亭亭脩直

生峨眉山中
葉繁長而澤

似竹然幹大抵
類柏而亭直

金星草贊

長葉叢生皆點星布高醫近識傳疽可愈

生峨眉青城
山葉似萱草

其葉皆有點雙行相偶黃澤類金星人號金星草亦
云金釧草皆以肖似取之今醫家用傳疽創甚良

娛美人草贊

翠莖纖弱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

蜀人舊傳虞美人草予謂

虞當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所為也急具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樂耳

川芎贊

柔葉美根冬不殞零采而掇之可糝于羹

蜀中處處有之葉為蘿蕪

楚辭謂江蘿者根為芎似雀腦者善成都歲九月九日藥市芎與大黃如積香溢于廛或言其大若胡桃者不可用人多時于園檻葉稚時可用作羹蜀少寒莖葉不萎

附子贊

附堇而生翠莖紫莖生蜀者良三建則非

生蘇州彭明縣者最良有

一子重及太府官稱一兩者花色紫本草言附子無正種附烏頭而生然則與烏頭天雄側子共一物耳陶宏景以天雄烏頭附子皆出建平謂之三建唐人非之以蘇龍二州所生為良今則惟彰明者佳

甘露茶贊

弱樹繁葉類赤心棘採以清明厥味甘極

生邛眉州山中其樹大抵

似赤心棘經霜益茂明年採之有香味若飴云

水葵贊

素花碧葉浮秀波面日中則向日入則斂

花色或黃或白葉浮水上

翠厚而澤形如菱花差大開則隨日所照日入輒斂而自藏于葉下若葵藿傾太陽之比

綠蒲萄贊

西南所宜柔蔓紛衍縹穗綠實其甘可薦

北方蒲萄熟則色紫今此

色正
綠云

寶蟬花贊

擢穎挺挺盛夏則榮丹紫含英以寶見名

條葉大抵玉蟬花類也其

生叢蔚花
紫質絳云

鴛鴦草贊

翠鵲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

春葉既生其
雛鵲在葉中

兩兩相向如飛鳥

對翔故名鵲鵲云

羞寒花贊

冒寒而茂莖脩葉廣附莖作花葉蔽其上以其自蔽若

有羞狀

蜀地處處有之不為人所愛依莖綴花
蔽葉如隱俗曰羞花予易為羞寒花

艾木贊

綠實若莢味辛香必投粒羹臠椒桂之匹

大抵菜羹也
實正綠味辛

蜀人每進羹臠以二三粒投之少
頃香滿盂瓊或曰作為膏尤良

黃拒霜花贊

秋華纂纂載黃其色艷靡鋪葉疑不善殖

南方拒霜花落則刈其莖

歲取新條故花葉數盛惟無黃者蜀人使之成樹而花葉碎小雖黃品可佳然不足愛玩疑如南方新條則花矣

添色拒霜花贊

自濃而淺花則常態今顧反之亦花之怪

生眉彭蜀等州花常多葉

始開色白明日稍紅又明日則若桃花然

太平瑞聖花贊

衆附聚英爛若一房有守繪圖厥名乃章繁而不艷是

異衆芳

出青城山中幹不脩大高者及尋花率秋開四出與桃花類然數十附共為一花繁密若綴光

後相續而開凡閱月未萎也蜀人號豐瑞花故丞相國琳為益之年繪圖以進更號瑞聖花然有數種差小者號寶仙紅淺者白者名玉真成都人競移蒔園中以為愛玩云

旌節花贊

擢條亭亭層紫累丹狀若使節方圖實刊

條脩葉碧華紫層累而擢

正類使所持節然獨以名見益州圖經

錦帶花贊

冉冉其條若不自持綠葉丹英蔓衍紛垂

蜀山中處處有之長蔓柔

織花葉厠間如藻帶然因象作名
花開形似飛鳥世人亦號鬚邊花

蟬花贊

蟬不能久蛻于林下花生厥首茲謂物化

二川山林中皆有之蟬之

不蛻者至秋則花生其頭長一二
寸黃碧色治小兒瘡痍又能已瘡

玉鳳毛花贊

華而無采狀類翔鳳么質毛輕翩欲飛動

叢本至半纖
莖如釵股秋

開不蘄而鬚狀似翔禽故曰鳳
色白故曰玉以其紛輕故曰毛

石蟬花贊

有苔穎然有萼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

始生其條森擢長二三尺

葉如菖蒲花萼五出與蟬甚類黃綠相
廁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

猓贊

狀實猿類體被金毳皮以藉馬中國之貴

威茂等州南詔夷多有之

大小正類猿惟有毛為異國朝近制兩省以上官乘馬者得以猓為藉武官則內客省使宣徽使相乃得用

百舌鳥贊

綠衣紺尾一啼百轉可樊而畜為世嘉玩

出邛蜀山谷間毛彩翠碧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七

蜀人多畜之亦云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反舌無聲者性亦矜鬪死不解然捕者告罕故惜之不使極其驚云

金蟲贊

蟲質甚微翠體金光取而槁之參飾釵梁

出利州山中舉體綠色光

若金里人取以佐婦人釵鐏之飾云

餘甘子贊

黃葩翠葉圓實而澤咀久而甘或號菴勒

注原本闕案益部方物

畧記餘甘子生戎瀘等州山樹大葉細似槐實若李而小咀之前苦後甜甜有味故號為餘甘

景文集卷四十七